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天致續緣記

昔一秀才，姓徐名成，字文先。年方十九歲，係南直隸人。父為河南開封府知府，致仕還鄉而喪。母劉氏，寡居，止生成。生母弟劉琳，亦進士出身，為廣西副使，亦致仕回家身死。其妻黃氏，寡居，止生一女，名懷娘，年方二十春。配嫁一婿，名全節，家貧無度，為人不學詩書，不知禮義，往京常年商。懷娘自嫁之後，朝夕不樂。一日長歎，作一詩云：自怨奴命薄，花發不分明。

情言從心樂，地府覓知人。

懷娘朝夕悲怨不題。卻說成生，忽思懷娘美貌，自隨任數載，未得相會，欲尋戲之。即同僕出，以訪友為由，發僕回家，自至全宅，入見懷娘。懷娘在窗下繡花，見生至，起身答禮曰：「先生貴幹降舍，妾夫出外未回，有失遠迎矣。」生答曰：「因訪友欲回，便過貴門。忝在親愛，故敢造拜。」女呼曰：「可奉懇少刻。」梅香持茶至，二人坐至一時，各無一語。生自思：「今者，其夫未至，若不以言挑之，緣何得就。」生故作長歎曰：「小生命薄，鴛鴦失雌，比翼不全，大不幸也。何似賢姊，雙雙于飛，夫婦兩全，此天緣何其偏乎。」懷娘知其意而不答。生即起身，扯其衣而言曰：「今者造府，非因訪友而來。實作其由，而慕姊矣。」懷娘曰：「汝父妾父皆係姑舅之親。一旦不念先人，狂行此事，寧忘父而不孝也。宜速退，勿待妾夫知之不便，兩有所害。」生聽其言，放手長歎曰：「生有晝夜之思，未得一會。今日天意就吾，使吾至此。只求一時之情，誰想賢姊不允，則其進退兩難。」遂袖中取出手帕，欲行自縊。懷娘急止之曰：「勿如此，妾有一言。」生聽見急丟手帕，近前抱之，以問其詳。懷恐其死，無奈，只推「且退，後會有期，切勿如此」。生自思：「此回若不為之，更待何期。」色興如狂，將懷娘抱於懷內，半推半就，軟軟溫存，扶起金蓮，玉體全偎。當芙蓉露滴之時，如恍若夢中魂魄矣。兩住雲開，懷娘低頭不語。生問曰：「今已事偕，賢姊不悅者何？」懷娘長歎曰：「妾自嫁之後，夫雖貧困，未敢不守閨庭，失身於人矣。妾之名節，盡為兄喪。君其可憐，切勿再至漏泄。倘妾夫知之，妾名掃地，君顏何存？雖共兄交，其心慮此，故有不樂之意也。」言罷淚下，生跪而言曰：「既蒙辱愛，一交猶如魂夢。今則就辭，何其絕人之速耶。乞賢姊見憐，思一刻之愛，念百日之情。果若辭之，生歸即於泉下矣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懷娘亦淚而答曰：「草木尚自知春，妾豈無情，一交絕矣。惟恐他人知之，兩不其便。倘兄不棄，容妾以書候會可乎？」生啟揖曰：「若有此情，生死難忘。」二人眼目送情，相辭而別。懷娘轉至繡房獨作一絕云：

別郎何日更相逢？猶恐相思路不通。

一刻恩情如線係，從此心掛夢魂中。

懷娘作詩罷，修書一封，喚梅香曰：「你明日與我持此手帕，內書一紙，去姑娘家，遞與徐先生，勿使漏矣。」梅香領命而去。

卻說成生，回至書館，如有所失。正不悅之間，忽聽敲門，言有書至。成生開門見是梅香，問：「小姐安在？」梅香答云：「有書在此。」生接之，曰：「倘能久會，不忘付書之人。」梅香微曬，答曰：「只恐過溪不識捎書人矣。」言罷即去。生覽書云：

大秋元情郎徐先生文幾。妾本賤流，忽遇仙郎錯愛，未敢執辭，遂即付軀於兄也。自恨歡會未終，掩淚握別。四目流盼，百計無可奈何。奈何。妾瞻恩之後，安保其能再見兄矣。欲約重會，恐傍切竊，憂患無以決也。但垂首瞑目，骨化形銷，君弦再續，則為魂中怨鬼，何憐代訴情別。筆尖未落，血淚先流。惟君掛思，妾死無憾。草草冒瀆。小妹劉懷娘拜。

生覽書畢，歎曰：「真女狀元也，何期緣會之遲。」忘食失寐，心思懷娘，意想其書。欲復回書，又無人送，進退不決。

一日，復至懷門，入見懷娘。懷娘曰：「妾寸楮奉達，囑君切勿復至。倘若夫回知之則何處之。」生答云：「華翰示教，生亦知之。奈別之後，魂夢中情在芳卿左右。大早，一勺之水能濟救乎？望賢姊見憐，小生須死九泉中，敢不荷恩思報。」懷娘恐久坐鄰人知見，只推「且退，後會有期」。生又曰：「前者蒙愛今日不允，生必死矣。」緊緊抱定。懷娘無答，只得與生再交。貼胸交股，春風生繡榻，溶溶露滴牡丹花；檀口香腮，淡淡雲生芳草。效鴛鴦之交頸，比鸞鳳之和鳴，亦不足其萬一矣。輾轉之際，白露滴裙邊，各樂通宵而散。生欲辭歸，懷娘跪扯其衣而言曰：「妾瞻兄之情愛，故致喪身失節。前者一會，本欲盡兄之情，誰度兄不能止。妾歎非緣，兄必不能至此也。妾想，終有一日，夫必知之。幸為日後之圖，萬一不然，妾必死矣，如之奈何？奈何？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生亦淚而答曰：「賢姊千金之軀，為我而棄，猶當銘肝鏤骨，以報子之恩矣。豈肯負姊之情耶。後日縱使名登金榜，誓不再續。倘天從人心願，久得與賢姊同效于飛，是生幸也。」懷娘方才止淚，兩人相別。懷娘回至繡房，作詩云：

二遇春色亂芳心，牽惹風流入夢深。

心猿意馬從今蕩，哀情誰代訴知音。

卻說佣節為商，過湖被盜，落水而死。家童全貴，回家報知。當日，懷娘心思成生，悲之未切，止作一詩，歎云：

閨君何事逼人忙，憐妾婚姻不合當。

知玉蘊藏今逢價，故使夫君落水傷。

詩畢，憂憂成病，不過數日，遂作一柬帖，喚梅香送至成生館中。生別懷娘月餘，未能一會。正思之間，忽見梅香至，生問曰：「小姐夫亡，曾問生否？」梅香答云：「為君相思，身加病矣。昨日作一柬，呼喚小婢送至貴館，覽之便見明白。」梅香付之而去。成生開柬覽云：

辱愛下小妹劉懷娘拜文先情郎徐先生文幾：叨蒙不棄，今幸冤家已亡，此天從人願也。妾不能效紅葉寄情，伏乞兄尋冰人，納聘見母，謀諧鳳侶，長夜雙眠，良辰對坐，乃妾一生之大幸。倘無棄舊之心，翌日慨然枉顧，別有一論，實出妾之願矣。幸毋他辭，仰望仰望。

成生覽畢，喜不自勝。天明復至懷娘室。懷娘攜手而入，問曰：「君今到此為何喜上顏也？必有他故。」生答云：「蒙示教，許托媒之事，故有此喜。」懷娘曰：「妾之言，切勿漏矣，兄今至此，妾亦知之。欲思再交矣。」生悅曰：「此矢心也。」二人遂至寢室，羅裙解帶，玉臉斜偎，檀口輕輕津送，撓足談情。雲收雨散之後，方才下馬。懷娘曰：「此回共君樂否？」生曰：「多蒙厚愛。雖死不能忘也。」二人同喜同歡，徘徊不忍分別。紅輪西墜，生辭歸。懷娘扯其手曰：「托媒之事休忘。」生曰：「何敢忘也。」二人笑別。

生歸家，日思難捨，懷娘之意，又無一媒，可去懷母家說其事。如之奈何？正思之間，卻想到一人，亦姓劉，名辦，字承立。備白金一百兩，使琴童送去他家，托作一媒。作書云：

侍教生徐成頓首拜，劉老先生大人台下：久思奉清論，渴想丰采，有懷如昨矣。茲者，聞盛族令妹名懷娘者，有西子之淡妝，守文君之新寡。不佞欲求續偶，無得冰人執伐。故遣小價造府，聊奉白金百兩，以作贄見之儀。托公於懷母處，一言玉成。倘若成就，後當重謝。餘情不宣。成生再頓首。

劉辦接白金及書，對琴童曰：「你可拜上相公，吾即領命，來日自至懷宅言之，後當回報。」琴童聽了，告別而去。辦到懷宅，見懷母言曰：「小子有一言進告，未知允否？」懷母曰：「有何見教？」辦曰：「今令婿作古，令愛青春無嗣，何不早嫁一人，以成尊夫人之幸也。倘若不嫁，可不耽擱令愛青年，而誤美貌乎！日月逝矣。」懷母答曰：「此言是也，奈當年錯嫁愚婿，老身失望。今無門第相當之人，又無中老身之意者，安可嫁哉。」劉辦曰：「既如此，有一人矣。」懷母問曰：「是誰？」辦答曰：

「此人年方十九，正與令愛同庚，青春年少，才學過人。先年娶妻早喪，今尚未娶。其人係夫人令甥徐成者，可乎？」懷母答曰：「成先生可好，待問小女，然後回話。」懷娘早接在家，於屏風後聽見。急出而言曰：「願嫁成生。」懷母即許年冬畢姻。辦曰：「勿得戲言。」懷母曰：「姻緣契合，何有戲也。」劉辦辭退，對成生說：「其事已諧，約有本月娶親。」生喜之不勝，恨不得揮太陽於咸池，催光陰如梭急。

不覺到吉日，即娶親過門。侍奉慈萱，雙雙歡樂。光陰似箭，正遇大比之年。成生同妻登堂，辭母赴科。懷娘喚梅香斟酒餞行，贈詩一首云：

含淚持杯別，返步守閨春。

願君攀丹桂，勿撇室中人。

夫妻於長亭分別，徐生至省溫習經書，屆期入試。鄉中會第，聯登二甲進士。衣錦還鄉，雙雙拜母，接岳母來家，同享富貴。此謂天從人願重續奇緣耳。